

桨声未远

◎ 沈士峰

历史是一条河，人生也是一条河。

暮色中，我喜欢独自漫步在家门口这条古老的大河边，去看水、听水。余晖浸透的河水，青绿中夹杂着赭黄，水面泛起铜绿色的光斑，像是被时光打磨过的饱经战火的铠甲碎片。细密的波纹如古瓷开片，仿佛每道褶皱里都藏着岁月淤积的沧桑。水流极缓，一步三叹，犹如恋恋回首告别自己的前世今生。水声轻浅，凝神静听，好似喃喃自语倾述着亘古的母语。

这样的景象，总是让人浮想联翩——淤泥下断裂的船板、坍塌的石堤，又具化成一幕幕鲜活的场景，演绎为一个个悲喜的故事，诉说着这座层层叠落的古城某个永逝的片段。耳畔仿佛有桨声从水中传来，夹杂着船工嘶哑的号子声、集市的喧嚣声，还有一条大河盛衰转换时闷在胸腔里的那一声长叹。

这条古老的大河，人们曾叫它泗水，又叫黄河、大运河、故黄河。

徐州是幸运的，也是不幸的。幸运的是，它曾是大运河这条南北动脉上最搏动的枢纽；不幸的是，当大动脉一朝改道，它像是被抽去了筋骨，在荒滩上愣愣地望着远去的帆影。

说起徐州与大运河的宿命，绕不开那条横亘在徐州人头顶的暴烈黄河。1194年，黄河夺泗入淮，从此黄、运在徐州合流，“借黄行运”长达数百年。那是一种怎样奇诡的景象啊——一条裹挟着高原泥沙的黄色巨龙，既要为漕船开路，又随时准备将一切吞没。仅明清两代，黄河在徐州决口百余次，平均每四五年就要撕开一次堤坝。最惨烈的是明天启四年，黄河决奎山堤。《明史·河渠志》记载：“半夜洪水从东南水门灌城而入，城内一片汪洋，水深一丈三尺。”大水积年不退，徐州人站在高处望着自家的方向，黯然失神的眼睛里满含悲愤与绝望。但他们没有走远，等水退了，又重新回到这片故土，重新垒起砖石，种下庄稼、支起作坊，直面一次次洪水的侵袭。一百多次决口，就是一百多次从泥里把自己刨出来。这种近乎偏执的韧性，是黄河给的，也是运河给的，运河教会了他们等待漕船，黄河教会了他们承受溃堤。

但也是这条喜怒无常的河，给了徐州前所未有的繁华。明代的徐州，是南北漕运的“咽喉命脉所关，最为紧要”之处。每年经徐州北上的漕船约一万两千艘，运军十二万人，漕米四百万石。明代大学士李东阳记道：“使船往来无虚日，民船、贾舶多不可籍

数。”那是怎样一种盛况——千帆竞过，桅樯如林，船工的号子从黎明响到深夜，南方的丝绸、茶叶、瓷器堆满了码头，北方的豆麦、棉花、铁器装船南运。徐州城外“旅店如云，贸易商贾，在闹市”，朝鲜人崔溥在《漂海录》中惊叹，徐州“繁华丰阜，无异江南”。如今的户部山、丰储街、荆山桥这些地名依然见证着那段历史。

大运河不仅运粮食，还运来了戏。晋陕商人顺着运河南下，把家乡的梆子腔带到了徐州码头。那高亢悲烈的唱腔，遇到本地的土语民歌，竟生出新的韵味来。就像北方的烈酒兑了南方的米酒，既冲又绵，终成徐州梆子戏。听老艺人说，梆子戏里最见徐州人的性子：唱到悲处，能哭得你心碎；唱到怒处，能吼得你血热。台上演的是别人的故事，台下流的是自己的眼泪——那些祖辈被洪水冲走的、被改道抛下的委屈，全在戏文里找到了出口。

徐州人的性子，也被这南北交融的水磨得中和了些。《徐州志》说，此地本“俗剽轻，易发怒”，到了明清，却“颇称津要，往往竞趋商贩而薄耕桑”。码头上来来往往的，有儒雅细致的徽商、有精打细算的晋商、有吃苦耐劳的浙商，北方人的刚烈与南方人的细腻，就在讨价还价、推杯换盏之间悄然融合了。你若问一个老徐州人，祖上是做什么的？他可能挠挠头说：“说不清，有逃水灾来的、有随漕船来的、有唱戏来的。”运河把天南海北的人搅在一起，搅出了一锅分不清你我的浓汤。

然而，盛衰只在须臾间。

黄河水患日益凶险，朝廷终于下定决心为运河另寻出路。万历三十二年（1604），加运河开凿完成，水路东移，从此漕船不再经过徐州城下。那是一场无声的抽离，曾经千帆竞渡的水面上，只剩下了空荡荡的水流，喧嚣散去，只有寂静，寂静得让人心慌。

文献中记录了那种“断崖式”的衰落：加运河开通次年，过徐州段运河北上的漕船减少了三分之二。外地商贩纷纷离开，店铺随之迁移，曾经“舟车鳞集”的码头，“阊阖萧条，并市零落”。清代学者谈迁在《北游录》中只用了四个字形容此时的徐州——“徐、邳寥寥”。寥寥，寥寥。一个曾与江南比肩的城，就这样被运河轻轻放下了。那种被抛弃的感觉，像一种慢性病，渗进了徐州的骨子里。此后数百年，徐州人嘴上不提，心里却一直记得千帆过尽的辉煌，也记得人去楼空的荒凉。

不过，运河的兴衰，从来不是一座城的

独角戏。加运河虽冷落了徐州城，却成全了窑湾。这个原本默默无闻的小镇，因恰好位于加运河与骆马湖的连接处，一跃成为南北漕运的新枢纽。一时间，山西的当铺、安徽的茶庄、福建的烟行纷纷在窑湾落脚，码头上桅杆如林，夜泊的船灯能把水面映成一条流动的银河。运河的水，总要在某处找到出口；历史的偏心，总要在别处找补回来。

那以后的徐州，渐渐被“黄沙弥望，牢落无垠，舟车罕通”的景象覆盖。人们守着故黄河——那是被废弃的旧运河，名字里带着一个“故”字，仿佛在说，有些东西再也回不来了。故黄河的岸边，老人们坐在石墩上发呆，目光越过浑浊的水面，像是在等一艘永远不会再来的船。

但那些景象当真消失了吗？

1958年，徐州人在不牢河故道的基础上，裁弯取直开凿了新运河。昔日的漕运咽喉，如今是国家北煤南运的重要通道。站在双楼港的岸边，依然能看到满载集装箱的货轮缓缓驶过，只是船上的号子换成了马达的轰鸣。那条河，其实从未真正离开——它只是换了一副面孔，继续在这片土地上流淌。

徐州有位作家曾说，她用了很长时间才读懂运河之于徐州的意义——它不只是一段流经此地的水，而是这座城命运起伏的底色。我深以为然。徐州的性格里，有运河的悠长与柔韧，也有黄河的暴烈与不屈。千年间，这条水脉将江南的烟雨、晋陕的尘土、齐鲁的风骨一并带来，又在一场改道后将它们悉数带走。但那些交融过的文化、性格、血脉，已经沉入了这座城的地下，叠压在层层淤土之间。听，那桨声还在。它不仅在水里，还在徐州人端起酒杯时忽然沉默的那几秒钟里，在梆子戏唱到高潮时观众席上的啜泣里，在老辈人指着故黄河对孙辈说：“从前这里能行大船”时微微颤抖的尾音里。

大河仍在缓缓流淌，像是替千年得与失、荣与辱的记忆低声诵读一部无字的书卷。而那桨声，便从书卷的字里行间浮起，最终融成一种沉静而坚韧的力量，渗入城砖的缝隙、渗入戏文的尾腔，渗入每一个徐州人心底涌动的潮声。

而我，在大河边的暮色里，听见了桨声。那是一座城用了千年也没忘记的呼吸。

浮世杂拾

◎ 于克南

白居易在彭城七里留下两首诗

在佛教两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，一千年前以上的寺庙徐州有十余座，如合头寺、龙华寺、竹林寺、白塔寺等，其中有一座叫流沟寺，是隋唐时期赫赫有名的寺庙，隋文帝杨坚曾令此寺修建舍利塔。

唐贞元十六年（800），白居易在长安考中进士，旋即东归省亲、报喜，告诉在徐州作别驾的父亲和在徐州符离县居住的母亲。出徐州城南门，路过这座寺庙时，白居易写下《乱后过流沟寺》：“九月徐州新战后，悲风杀气满山河。唯有流沟山下寺，门内依旧白云多。”另外，还记载了流沟寺院内的一棵古松，《题流沟寺古松》：“烟叶葱

茏苍崖尾，霜皮剥落紫龙鳞。欲知松老看尘壁，死却题诗几许人。”

这座寺庙在哪？隋仁寿元年（601），隋文帝杨坚改年号为仁寿，推行多项政治与文化举措，并大力推广佛教，6月13日颁布《立佛舍利塔诏》，史称“仁寿置塔”，让濒临灭绝的佛教迅速得以复苏，三次敕建舍利塔共110所，包括隋州、益州、秦州、扬州、郑州、青州、亳州、汝州、瓜州、番州、桂州、交州和徐州等。

对舍利塔的修建还有专门规定，唐道宣《广弘明集》记载：“马五匹分道送舍利。往前件诸州起塔。其未注寺者，就有山水寺所起塔依前山。旧无寺者于当州内清静寺处建立其塔。”徐州属于“未注寺者”，因此所建之塔要“依前山”，要在寺庙前面的山上修建舍利塔。

隋文帝令人送舍利至徐州也有记载，《广弘明集》之《安德王雄等庆舍利感应表（并诏答）》记载：“徐州表云：舍利二月二十八日至州西一驿宿。其夜阴雨，舍利放光，向州四十五里，其净道寺僧向北山看光影，从驿所舍利处而来。舍利石函盖四月五日磨治讫，遂变出仙人二、僧四人，居士一人，麒麟一，师子一，鱼二，徐并似山水之状。”护送舍利是经陆路来到徐州的，经过城西一所驿站。

这函舍利送到哪座寺院？也有记载，是徐州的流沟寺。

隋朝，徐州出了一名高僧叫辩寂，是由他护送舍利从京城到徐州流沟寺，唐道宣《续高僧传》记载：“释辩寂，徐州人。开皇更始，复返旧乡，桑梓乃存友朋阻落。西入京室，复寻昔论龙树之风，复由光远仁寿置塔，敕召送于本州流沟寺。及初达也，舍利塔所忽见异光照寺，北岭及于南山朗同朝

日。又于石佛山内采石为函，磨饰才了，彩纹间发，彪炳光现，山海禽兽仙人等像备出其中。虽复图取，十不呈一，晚踪前业，演散京华，福利所兼，俱充寺府，不测其终。”

徐州明代之前把户部山叫南山，据此猜测，这座寺庙就在户部山附近，文中的“于石佛山内采石为函”意思是说，用云龙山的石头制作了一个刻有许多精美画面的石函来装舍利。由此，流沟寺距离云龙山不远。

唐元和十五年（820），才情卓绝的诗人张祜怀揣三百诗卷，经宰相令狐楚的举荐踏入京城长安。然而，深受唐穆宗喜爱的元稹给出“雕虫小技”的评语，如冷水般浇灭了张祜的仕途希望。壮志未酬的张祜遂踏上了漫游之路——徐州古寺的高大、宿州驿站的落照、杭州西湖的烟波，皆化作他诗行间流淌的借景抒情。

诗人来到徐州受到武宁军节度王智兴款待，地点在使院内，即现在的彭城路一号，写下《即席为诗献徐州节度王智兴》，王智兴是唐穆宗长庆二年（822）年任武宁军节度的，大概张祜来到徐州就是这一年。他还用一首诗记载了徐州流沟寺的高大壮观，《题徐州流沟寺》：“古寺层层结构劳，土冈前面峻如濠。露云竹翠石桥冷，风起松声山殿高。日色动开木樨，夜阴生院结蒲桃。西龛禅客不相得，一片旧阶行几遭。”

这座历史悠久的古寺早已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，但白居易留下的两首诗无形给彭城七里增添了无限光彩。

彭城往事

乡愁记

回老家近十天，竟没去地里看一眼，于我而言实属稀罕。往年只要一路进家门，往往连屁股都没坐稳，便必定起身往地里走。哪怕什么也不干，只是站在田间地头望上几眼，在沙沟河堰上坐一会儿，心里才会安稳。今年这是怎么了，难道是因为不再种地的关系？可为何依然心心念念着天气的阴晴、庄稼的长势，惦记着该种该收的时节。

是的，我们一家如今几乎常年漂在城里，与土地之间少了许多相互的依存。种地于我，早已成了过往。然而最牵挂的依然是血脉里的亲情，和家乡的这方泥土。它和亲人一样让我亲切，更让我感觉踏实。有家可归，有地可守，心便有了着落。

◎ 石德会

家在石庄

这些天之所以没急着去地里，并非不想，而是没抽出合适的空当。一来连日多雨，二来亲友喜事接踵。再者，虽说是回了老家，却一直住在镇上的新房里，并未守在村里的老宅里。

直到此刻，诸多事务皆妥，去地里看看的念头，便又冒了出来。下午五点的日头渐趋温和，我对妻说：“走，陪我去转一圈。”

“去哪儿？”

“家里。”现在住的也是自己的房子，但总感觉不是家。家在石庄，这个牵牵绊绊的地方。

两轮电动车对回家的路，早已烂熟于心，驮着我俩拐了几个弯，过了铁富桥，便一条道直接进了村。路上遇见老乡，彼此该咋招呼还咋招呼，只是很少停下多说几句。这是如今的常态，尽管有时会感到一丝别扭，但更多时候也只能“顺大溜”，没几人再讲究那些传统礼节了，或许，这是受快节奏生活的冲击所致。

到老宅门口，我朝门里望了几眼，却并未停车。妻问：“你到底要去哪啊？”

“去地里。”

之所以过门而不入，是因为前几天已在这里坐过几回。大门打开，面朝大路，像早年娘等我们那样坐着。只是没明白，今天的自己在等什么？娘早已“长居”在地里，撇下了这个她没住够的家。

拐过村东的大雁路，土地的气息便扑面而来。满眼的玉米正在拔节，长得密不透风，除了脚下的路，看哪都是同一个颜色。这满眼的绿，让我忽然想起了大海。高的树、拔节的玉米、矮些的大豆和瓜果蔬菜，层层叠叠，像是立体的波浪，错落分明。

我父母的“家”就隐在这片绿海里，被玉米团团围着，一时很难辨出准确位置。电瓶车从父母的“家”旁轻轻驶过，最终停在了沙沟旁。

沙沟不是沟，是条河，这是最让我留恋的地方。还有生产队那阵，河水清见底，河滩却荒着，满是乱草杂树。自从我哥承包了这段河堰，四十年流过多少汗水，无法说得清楚。但他硬是把荒滩变成了宝地，栽过果树，种过棉花、毛豆。如今，成行的银杏树护理着河堰，也成了哥嫂最好的陪伴。

我之所以喜欢来这，多半是因为哥嫂。父母不在了，哥嫂就是自己回家的依赖。每次在家里找不到他们，来河堰一准能寻到。陪他们说会话，有时也搭把手干点活，心里便会感觉无比的踏实和满足。即便他们偶尔不在，我也会在他们的石凳上独自坐一阵，同样能收获一身轻松满意。

此刻哥在，嫂也在。哥背着打药机子给萝卜苗打虫，嫂蹲在地里摘除过密的弱苗。妻直接下地，弯腰帮嫂一起干。我和哥简单聊了两句，便独自沿河堰走了走，拍了几张照片，还特意照了那几个石凳。河堰这里曾是哥嫂临时的家，住了十多年，如今搬回村里，却还留着生活的旧痕。

我再次坐在石凳上出神，忽然有叽叽喳喳的说笑声传来。两辆电动三轮车由远及近，载着大大小小的孩子们，停在我哥的萝卜地旁。“这萝卜咋长得这么好！”我清楚地听到她们议论着，带着新奇、惊喜。两个小男孩从车上下来，先跑上河堰，又跑到河边，朝水里瞅了瞅，然后叽喳喳跑回去，重新回到队伍里。

我刚想招呼一下这些小辈，就听到有人冲着我喊：“四哥！”我还没来得及应，另一个忙纠正：“这是四爷。”我认出来了，这两孩子是出嫁多年的石家丫头。待她们确定了怎么称呼我后，不好意思地冲我笑着，纠正着称呼。我站起来，笑着招呼道：“你们也回家了。”

待他们叽叽喳喳地走远，我心里忽然冒出一个念头：如今的老家，对我们这些长年住在城里的人而言，竟成了度假休闲的地方。而像我哥嫂这样的老人，仍旧守在这里，像树守着土。

我感激方才的这群孩子。他们可以一时记错辈分，却终究记得回家的路，识得萝卜和玉米。只要还认得老家的这些庄稼，哪怕只是偶尔回来看看，根脉就还在。